

喻世明言

(上)

YUSHI MINGYAN

• 三言二拍 • 图文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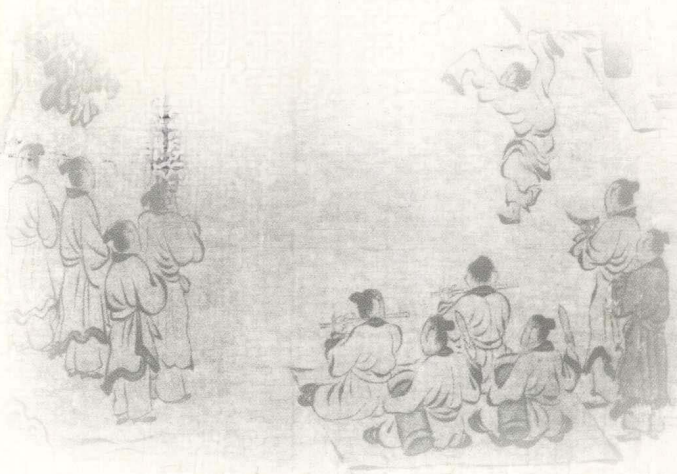
典藏精品

明·冯梦龙 著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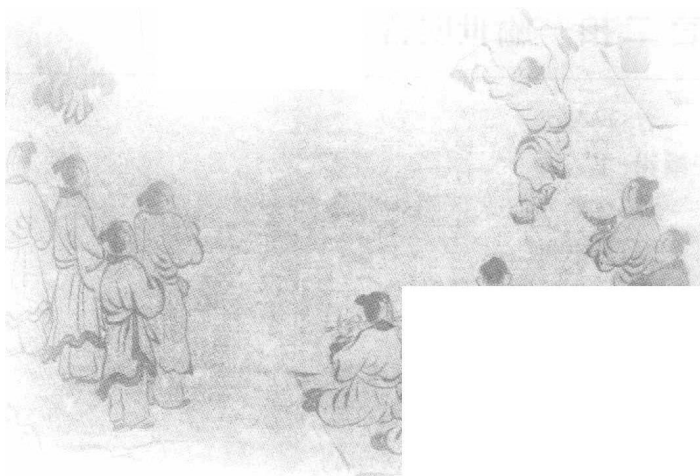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倒不得那『色』字厉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



喻世明言

冯梦龙 著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二拍/(明)冯梦龙等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4
(2009年2月重印)

ISBN 978-7-5402-1865-2

I. 三… II. 冯… III. 话本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068 号

三言二拍一喻世明言

著 者:冯梦龙

责任编辑:里 功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100054

出 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32 开 850×1168 毫米

字 数:1800 千字

印 张:118.5

定 价:475.00 元(全十六册)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出版说明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中，古典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观中国历史可以得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激烈，时间长久，是历史上罕见的。它不仅使当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也给了文学以有力的影响。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和统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逐渐激化、深入和复杂，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这就为小说题材创造的多种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源泉。由此可见，古典小说的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十分突出。历史小说又名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唐代民间讲说历史故事。宋以后，平话、讲唱盛行，宋都汴梁（今开封）“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即故事，“说话人”据史传加以敷衍，讲说历史兴废和战争故事，时称“讲史”；讲史所用的底本叫“话本”，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长篇性质和规模的小说。有些以后逐步发展为长篇历史演义，著名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即是其优秀的代表作。顾名思义，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是全讲历史，而是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小说虚构、夸张、渲染等创作手法，编撰敷衍的一种文学作品。正如前人评价的那样，“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从经书上来。”鲁迅据此曾对历史演义小说一语中的地评价说：“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这说明，尽管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生动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实有其人，但绝不是历史书，而只能作为一种独

特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欣赏。

明代中后期小说有了重大发展,小说的功能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和后来《红楼梦》的产生,使小说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类型化、形式化、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被打破,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觉醒。生活的多样性、人物的复杂性、性格的多重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

侠义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早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侠客义士行侠仗义的事例。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专为那些“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侠客义士写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随后,以《刺客列传·荆轲传》为蓝本创作的《燕丹子》,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仅写得十分出色,而且开创了我国侠义小说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诸多短篇文言小说中,有不少是描写侠客义士的,像《虬髯客传》、《红线》、《无双传》、《昆仑奴传》,都是这类小说中长期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以后,侠义小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繁荣,被誉为我国古代四部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就是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该书无论内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都是我国古、近代侠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我国古典侠义小说对现代侠义小说,特别是对现代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武侠小说继承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吸收引进西方文学创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侠义小说的品位,有的新武侠小说已跻身于文学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说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称神怪小说,起始于神话,但有它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和宗教根源。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又说:“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

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早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曾盛行一时，这是当时文人为适应皇帝追求长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话基础上，造神立道，说怪述异所结出的文学之果。进入明清后，神魔小说再掀高潮，儒、释、道三教同源，以圣人及菩萨、罗汉、道祖、帝君、真人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对阵，斗法布阵，各显神通，热闹非常。著名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优秀短篇怪异小说集《聊斋志异》，即产生于此时。

晚清谴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讽刺小说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从两者的目的性上讲，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不一样。讽刺小说是用比喻、夸张等含蓄的方法批评、指责或劝告；而谴责小说则是采取特写、纪实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揭露、批评或抨击。但单就批评意义讲，两者并无不同。中国讽刺谴责小说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早在晋唐时期，讽刺谴责类小说就已出现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肆无忌惮的瓜分，晚清政府残酷的统治，贪官污吏拼命的压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场更加腐败，国力更加空虚，人民更加痛苦，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一些对晚清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动起来，寻求救国道路，用笔进行战斗。他们抨击政府，揭露列强，唤醒民众，要求变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讽刺谴责小说创作异常活跃，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这时期谴责小说的佼佼者。

公案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搜神记》一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

于承认自己“以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宁》(即《十五贯》),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帖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来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进入清代以后,开创了公案小说的鼎盛时期,单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渐向章回化、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两书都把侠客义士引进了公案小说,总字数均超过百万。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结构紧凑惊险,跌宕起伏,悬念连绵,引人入胜。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精品之作,通称“三言”、“二拍”。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情感。虽然也在很大篇幅上揭露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但是,语言更具诙谐、讽刺的意味。慢慢读罢,嬉笑叠加。

收入本套丛书的精品小说,历来受到大众的喜爱,世代流传,经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历代作家艺术上不断进取、创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和特点,极强地适应着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另外,这些作品政治倾向积极,思想内涵深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推动,对文学的发展有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相信广大读者会有正确的认识。

编者

目 录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8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6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9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雉媒	71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78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85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91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102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10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26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35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45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57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65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85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91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99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211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23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33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56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79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88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302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308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318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328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337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349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362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75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86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401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409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22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446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465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479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504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
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
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欲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只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美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
桃花筵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
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宦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耽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个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挨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

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吩咐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地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地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耽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

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地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吩咐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到“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吩咐：“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倒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本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昔穿着相象。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地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地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翻来复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地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

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干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趲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什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只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儿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难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担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

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踏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复。”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8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蔑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要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聒噪，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花花的，摊做一台，高声地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地反复认看，言真道假、弹斤估两地在日光中烜耀。惹